

## 一块田薯

■黄志专

等下厨房那块田薯要去刮刮切切,整起来。

好的。这等粗活,由我来做。

其实,这块田薯,是朋友惠赠的,已拿来一个多星期了。

那天午后,我们结伴到乡下游玩。一座“十间张”老厝,连带两头护厝,依山而建,古朴沉静。墙面以乌黑石角砌筑,菱形交叉,构成花样,约莫是20世纪70年代的式样。一走进这里,便觉得远离尘嚣,心也随之安定下来。

一杯茶水过后,我起身在厝前厝后走走看看。远处山峦连绵起伏,层峦叠嶂,气象开阔;山边散落着几户人家,与山间田园相映成趣,一派清丽。放眼望去,天地清幽,倒也有几分“山静似太古,日长如小年”的悠然韵味。

我转身移步,步入厝内。从护厝大门进,穿下巷,过角间,经过水,至上巷,达上厅,一路细细打量。老式民居的格局、斑驳的梁柱、朴素的门窗,都带着岁月的痕迹。细品这乡间厝宅风貌与年代气息,别有一种醇厚的滋味涌上心头。漫步间,目光不经意落在护厝走廊的墙旮旯,忽见一堆田薯静静堆在那里,个头饱满,数量不少。我不禁脱口叹道:“哇,田薯那么

多?吃不完?”

这话,却让朋友的母亲听见了。她笑着回道:“多着呢,吃不完,都拿来饲猪,或饲鸡饲鸭。”

我听了,顿觉惋惜,连忙说道:“太可惜了。这田薯着实好吃,粉糯香甜,是地道的乡土美味,是个好东西!”

“是的。是的。”朋友母亲说,“虽然是好东西,但不是人人都喜欢。”

说的也是。在乡间,像这样一时吃不完,又没拿到市场去卖的农产品,就这样被堆放着。当然,也有农家会将其切细晒干,制成干货存放。这是农人朴素的生计智慧,也是对土地馈赠的一份珍惜。

闲谈之间,朋友母亲弯下腰,拾起田薯,装进一只只红色塑料薄膜袋,一下子装了四五袋,拎出来,放在门口大埕上。我见状便说:“这些给您儿子带进城吃。”

“不。等下送你们,一人带一袋回家去。”朋友母亲语气爽朗而亲切。

“要这样?”在场同行者又惊喜。有人笑道:“我们来,有吃又有伴手礼,真是不好意思啊。”

“见者有份。”主人语气诚恳,“都是农村‘粗俗物’,不值什么钱,你们没嫌弃就好。”

“哪会呢?”其实,世间真正“好

料”,就是此等寻常“粗俗物”。俗话说:“人间至味是清欢。”真正“好物”,不是什么山珍海味,而是此等带着泥土气息、饱含农家心意的土产蔬果,朴实无华,却暖心暖胃。

吃过晚饭,我们准备辞行。朋友家人即刻拎起一袋袋田薯,快步送到车旁,小心放进车里,嘴里还一直客气道:“难得来这山野一回,都是一些粗俗物,别客气,只管带上。”

“谢谢,谢谢!”一时间,道谢声此起彼伏,“那我们就不客气啦!”

朋友母亲更是热情,连连挥手:“欢迎欢迎。横直不远,无非半小时路程,难得你们肯来这山野僻处。”

这山野之间,空气清新,草木幽寂,少了城市的喧嚣与浮躁,却多了一份自在与安宁。闲暇之时,可以招呼三五好友,就近“结庐在人境”,在这“而无车马喧”之山村,走走玩玩,放松一下心情,涤荡一下尘俗烦忧,也算是人生乐趣。

一袋寻常田薯,看似普通,却盛着朋友农家的厚道与热情,也蕴含着最真挚的乡土人情。回城路上,手中的田薯沉甸甸的,心中更是暖意融融。

此时,不再多想,我取过菜刀,蹲下身子,抓起田薯,轻轻刮皮,只听沙沙声响……

## 故乡屋后的那棵木麻黄

■陈贵诚

故乡的记忆,总被一种坚韧又温柔的树牵引着。不是桃李,不是松柏,是家乡海堤边上那片苍苍莽莽的木麻黄。

木麻黄最喜长在堤边,或是在房前屋后,根扎进沙土,枝伸向海风。树干不算粗壮,却笔直挺立,枝叶细碎如针,密密匝匝,像一把撑开的巨伞,把风雨挡在屋外,把阴凉留在人间。乡人都说,木麻黄不挑土、不娇气,风来它扛,沙来它固,一条堤、一片林,就把家园护得安稳。

老家的屋后,在我有记忆的时光中,就有一棵几人粗的木麻黄树。我童年的大半光阴,都在这棵老木麻黄下度过。

夏天最是快活。烈日当头,屋里闷热,屋后的木麻黄却自成清凉。细碎的叶子筛下斑驳的光影,风一吹,沙沙作响,像有人在耳边轻轻说话。我们一群孩子,光着脚在树根旁追逐,捡落地的小果,藏猫猫、拍皮球、跳房子,笑声在枝叶间撞来撞去,惊起几只蝉,又落回一地热闹。

最难忘的,是夜晚坐在木麻黄下,听爷爷讲故事。

老树根虬曲苍劲,恰好当座。爷爷摇着蒲扇,烟袋一明一暗,故事就从他嘴里慢慢流出来:有海边的渔事,有旧时的人情,有堤上的风雨,也有我们听不懂却觉得神奇的旧闻。木麻黄的影子把我们裹住,蝉鸣渐歇,晚风带着海的味道,我们托着腮,眼睛一眨不眨,只觉得那棵树、那个人、那些故事,就是全世界最安稳的依靠。

木麻黄不张扬,不开艳花,不结甜果,却把最实在的好给了故乡。它立在堤边,防风固沙,护住田、护住屋、护住一湾人家;它立在屋后,给童年阴凉,给岁月陪伴,给一颗心最踏实的归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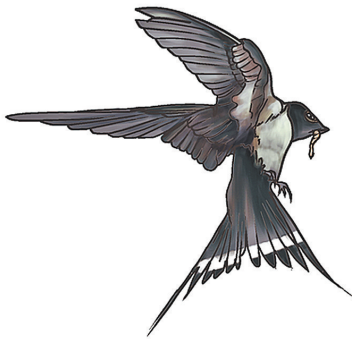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离家,见过许多树,名贵的、挺拔的、花香四溢的,可心里最软的地方,仍留着那棵木麻黄。想起它,就想起屋后的风,想起奔跑的童年,想起爷爷的声音,想起故乡稳稳的堤岸、淡淡的海味。

爷爷已经走了很多年,我也因为在外地工作,回家的次数少了很多。又过了几年,回去的时候,突然发现那棵老木麻黄已经被锯断了,说是因为邻居家要建房。我不禁黯然神伤,这棵老树,承载着我童年里多少美好的记忆,那里面有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,也有与爷爷奶奶共享天伦之乐的斑驳记忆。终究都归于尘土。

再回老家的时候,依然可以看到很多木麻黄在故乡的堤边,守护这一方故土,却再也找不到屋后的那一棵老树。木麻黄不像诗里的树那样多情,却最懂人间烟火:守一方水土,安一方人心,把平凡的日子,站成一世的深情。

我走到哪里,都记得:故乡有风,木麻黄不躲;故乡有沙,木麻黄固住;而我的童年与乡愁,也被它,稳稳接住,岁岁年年,不曾老去。

## 旧厝的梁上燕



(视觉中国)

■李蜚

旧厝的厅堂里,横着几根粗大的木梁。每年春天,都会有燕子飞来,在梁上筑巢。燕子是成双成对的,衔着泥巴和草茎,一口一口地垒窝。祖母说,燕子是吉祥鸟,只往好人家的屋檐下筑巢。燕子来了,说明这家人心善,日子会越来越越好。

我从小就看燕子筑巢。它们飞进飞出,忙忙碌碌,嘴里衔着泥,在梁上抹一下,又飞走了。一个巢要筑好几天,从无到有,从一个小泥点变成一个半圆形的窝。窝筑好了,母燕就在里面下蛋、孵蛋。公燕在外面捉虫子,飞回来喂母燕。过不了多久,窝里就传出“唧唧唧”的声音,小燕子出生了。黄黄的小嘴,伸到窝外面,等着父母喂食。燕子父母一趟一趟地飞,每

次嘴里都叼着一只小虫,塞进小燕子的嘴里。我看得出神,觉得燕子比人还辛苦。

祖母不让我们动燕子的窝。有一次,一个燕窝掉了下来,摔碎了,几只还没长毛的小燕子摔在地上,死了。祖母心疼得直叹气,说:“都是命。”她把小燕子埋在天井的栀子花下,又用竹篾和泥巴在梁上搭了一个小平台,方便燕子重新筑巢。第二年,燕子真的又来了,在那个平台上筑了新窝。祖母高兴得像个孩子,说:“你看,它们还记得我。”

燕子每年秋天来,春天走。来的时候,祖母说:“燕子回来了,天要冷了。”走的时候,祖母说:“燕子走了,天要热了。”燕子成了我们家的“日历”,它们的来去,标记着季节的变换。有一年秋天,燕子没有来。祖母每天抬头看梁

上,看了半个月,还是没来。她喃喃地说:“是不是路上出了事?”第二年秋天,来了两只燕子,在梁上转了几圈,又飞走了,没有筑巢。祖母说:“不是原来那对了,原来的可能不在了。”她的语气很平静,可我看见她转身的时候,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。

后来,旧厝拆了,梁上的燕窝也没了。我搬到镇上住,住在高楼的套房里,窗户常年紧闭,家里再也没有燕子飞进来。镇上的楼房很高,可没有燕子。有时候我在公园里看到燕子,就会想起旧厝木梁上的燕窝,想起祖母抬头看燕子的样子。燕子还在,可旧厝和祖母都不在了。

有一年清明回老家扫墓,我在村口看到一户人家的屋檐下有一个燕窝,里面传出“唧唧唧”的声音。我站了很久,看着燕子飞进飞出,像小时候一样。一个老人从屋里走出来,看了我一眼,说:“你是哪家的?”我说了祖母的名字。老人说:“哦,那家的啊,你们旧厝拆了好多年了。”我说:“是啊。”老人说:“你祖母在的时候,燕子年年去你们家。”我说:“我知道。”老人叹了口气,说:“燕子认人,人也认燕子。”

我离开的时候,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燕窝。一只燕子站在窝沿上,歪着头瞅着我。我不知道它在想什么,只觉得,它也许就是当年旧厝梁上那只燕子的后代。燕子会记得回家的路,可我的家已不在这里了。那儿时的家,在梦中祖母的念叨里,在燕子每年秋天归来的翅膀下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